

常新港
心灵成长系列

幻想季

三臂树

SANBISHU
DE
CHUAN
SHUO

的传说

/ 常新港
著 /

青岛出版社

三臂
树
的
传
说



SANBI
SHU
DE
CHUAN
SHUO

常新港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臂树的传说/常新港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9

(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幻想季)

ISBN 978 - 7 - 5436 - 9651 - 8

I. ①三… II. ①常…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4213 号

书 名 三臂树的传说(常新港心灵成长系列·幻想季)
著 者 常新港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 85814750(传真) 0532 - 68068026
选题策划 谢蔚 梁唯
责任编辑 梁唯 王龙华 E-mail:lwff@sina.com
特约编辑 王世锋 丰雅楠
装帧设计 乔峰
插 图 吴小洁
照 排 青岛时代正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90mm×1240mm)
印 张 5.5
字 数 11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9651 - 8
定 价 16.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 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532 - 68068629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儿童文学

CONTENTS

目录



- 1 怪人的黑伞 ____ 1
2 头上长包的故事 ____ 10
3 李克克想说话 ____ 21
4 只有李克克能听见万朦朦的声音 ____ 24
5 饥渴的双臂树 ____ 30
6 冷 ____ 40
7 挨完耳光好睡觉 ____ 46
8 流浪儿的感觉 ____ 54
9 那人那眼神那口气还有那雪啊 ____ 62
10 坏蛋就住在天使的隔壁 ____ 72
11 哪一种人? ____ 79
12 说一件傻乎乎的事 ____ 88
13 沮丧的男孩子要跳舞 ____ 96

- 14** 最坏的消息 ____ 104
- 15** 像黑黑的枪口一样对着自己 ____ 111
- 16** 道 别 ____ 121
- 17** 看见自己锈迹斑斑的腿 ____ 132
- 18** 七十二小时的约定 ____ 143
- 19** 五年级十二班的特殊见面 ____ 151
- 20** 三臂树 ____ 163

chapter 1

怪人的黑伞

一个叫万礞礞的男孩子住在这座冰凉凉的城中，一个传说中的怪人也住在这座冰凉凉的城中。

这座冷冰冰的城市里，在冬天来了一群鸽子。是野鸽子吗？行人都驻足仰脸观望。怪人因为忙碌，没有发现天上的那群鸽子。那个男孩子也因为忙碌，没有看见头顶上焦急地咕咕叫个不停的鸽群。

鸽群盘旋在城市的上空，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上空飞过，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它们在寻找人还是寻找房子？也许它们是在寻找一棵没有叶子的树，或者是一块被积雪覆盖的小小的草坪？这群鸽子，只是这座城市的匆匆过客。它们在这里驻足之前，这座城市里先有了那个行为和举止怪怪的人。

鸽子们是来寻亲的。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鸽子们是来找那个住在这座城里的怪人的。



怪人住在城市的边缘，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站在那里，可以看见繁华的城市，可以听说一个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平房区里的街道小巷窄而弯曲，就像是人体内密布的血管和神经，人们看不见它们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

有人说，怪人就是从某一条小巷口出现的，又消失在某一条小巷里。他怪在哪里？是他的年龄。你看不出他究竟有多大。有一条叫五家街的胡同，那里面住着的可不只五户人家。直通那像鲸鱼嘴巴的小巷口的，是五家街的鲸鱼肚子，里面有足足两百余户人家。五家街曾经只有五户人家，但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了。有一个犯了严重哮喘病的老头，在最后的日子里老觉得喘不上气，胸口憋得慌。他总在大骂五家街上的人，大骂从他身边经过的人的肺太好了，把空气中的氧气都吸掉了，而他的肺太弱，只能吸入空气中少量的氧气，这使得他的体质越来越差。所以，他天天站在五家街的巷口处，大张着嘴巴喘气。他总感觉，只要走出了五家街巷口，无论空气还是他的精神，都好多了。

老头就是在五家街的巷口认识怪人的。说认识怪人，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从没跟怪人打过招呼，跟怪人聊过天儿，老头只是经常看到怪人从他身边走过而已。而怪人从不看他，也从不跟他打招呼——怪人是不认识老头的。

夏天时，老头发现怪人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老是打着一把黑伞，就感到奇怪：难道是怪人害怕毒太阳，担心下大雨？可是，怪

人那把黑伞上面全是眼睛一样的洞眼儿。多年前,老头没拄拐杖站在五家街的巷口时,看见怪人脚步如风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他拄了拐杖后,怪人还是打着黑伞像一阵风似的从他身边掠过。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老头去五家街巷口不再是为了呼吸更多的氧气,而是为了见一眼怪人。老头最后一次去五家街巷口,是被家人背去的,那时他已经不能站立了,家人特意为老头搬来一把椅子,让老头坐在上面。

老头不停地问家人:“怪人出来了吗?”以往,怪人都是在上午七点时走出五家街巷口的。那个时刻,阳光像是家长一样,会叫醒所有的孩子;那个时刻,阳光均匀地撒满了所有的小巷,所有向东的窗口。

陪同老头的家人弯下腰,俯身在老头的耳边说道:“还没有。”

老头担心地问道:“我们没来晚吧?”

家人说:“我们比平时还早半个钟头哪。”

老头放心了。那天,怪人准时从五家街巷口走出,依旧步履敏捷地经过了老头的身边,那把满是洞眼儿的黑伞,遮住了怪人神秘的脸,让老头想看清怪人面容的最后愿望没能实现。之后,老头几天不说一句话,靠输液维持着生命。他在卧床不起的最后的时光里,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告诉我,那个怪人……到底有多大岁数……他住在哪里……他每天要到哪里去……”

家人不知道,他们回答不了老头的问题。就连生活在五家

街的最老的几位老人也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老头去世了，最难过的的是他的大儿子，他是一个孝子，他要弄清怪人的年龄，给父亲一个安慰。老头的大孝子还是在早上七点之前，守候在五家街的巷口，等着怪人出现。大孝子的名声在五家街是很响的，他刚刚站在巷口拍打着身上的落雪，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大孝子，这么早就出来了？”

那天的雪很大，这个城市除了人工扫雪外，还动用了全部的清雪机。那巨型的红色清雪机看上去像上个世纪在战争中出现的坦克，引得很多人立足观望。

有个男孩子追着巨大的清雪机喊叫道：“你会把黑伞怪人吓跑的！别开了！你会把黑伞怪人吓跑的！那样就谁也找不到他了……”

巨大的清雪机发出的同样巨大的轰鸣声把男孩子的喊叫声轻易地就湮没了。

老头的大孝子也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猜测去世的爸爸如此关心怪人的年龄，是想知道怪人的长寿秘诀。现在，他除了要告慰爸爸的在天之灵，还怀揣另外一个愿望——他自己也十分渴望知道怪人不老的秘诀。

七点整，老头的大孝子怔怔地站在五家街巷口。他看不见怪人，只能看见一把黑伞从五家街弯弯曲曲的巷子深处飘来。在白雪的映衬下，这把黑伞显得格外刺目。当这个大孝子迎上去，伸出两手想客气地拦住怪人的去路时，原本直线行走的怪人和他手里

的那把黑伞，像是流水遇到了横亘在河中的石头，无声地绕了一下，巧妙而轻易地躲过了他，消失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

大孝子追不上黑伞。当然，也追不上黑伞的主人。大孝子一直在回忆怪人经过身边的一刹那，他想看清黑伞下的脸，但是，怪人的脸就是被黑伞遮住了。

大孝子失望地回过头来，看见街边花池的水泥台上静静地坐着一排人，那些人正用理解的目光望着他。他们中除了老人和中年人外，竟然还有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望着大孝子的眼神跟其他人不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男孩见大孝子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脸上，他立即从花池的水泥台上站了起来，快步朝他走过来。

“你看见他的脸了吗？”男孩问。

大孝子摇摇头。

男孩的眼神像是把落日送走后，大地灰暗下去，留下的全是伤感：“你也没看见他的脸啊！”

大孝子抬头再看看花池边上坐着的那一排人，他们还在用揣测的眼光盯着他看。男孩跟大孝子说：“你看见坐着的那排人了吗？他们都是想看清怪人的脸的。可是，他们谁也没看到。”

大孝子问道：“这些人里，就没有人知道怪人住在五家街的哪间房子里吗？五家街的每家每户不是都有门牌号吗？”

“没人能知道。”男孩子摇着头说道，“反正我是追不上怪人的。有一个退休的人没事做，天天跟着怪人，每次都跟丢了。

我也已经跟了怪人很长时间了，因为跟踪怪人，我都旷课好些日子了。我担心自己都快要被学校开除了！”

“没人跟警察说起这件怪事吗？”大孝子想到了借助警察的力量。

“警察？几乎所有人都跟警察说了这件事，你猜警察怎么说？”男孩反问道。

“怎么说？”

“警察说，行了行了，谁再说这件没影的事，我就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男孩在学警察说话的口气时，明显流露出对警察这种办事态度的不满。

失落的大孝子离开这个男孩子之前，无意中问了一句：“你这辈子最想干什么？”

“当警察！”男孩很平静地说。

“刚才，你好像对警察很不满啊！”

“我是对坏警察不满！”

“你为什么单单要当警察？”

“当上警察就可以找到那个怪人！”男孩回答道。他的人生目的简单而又明了。

“为什么当警察才能找到怪人？”

“如果警察都找不到怪人，普通人就更找不到了。”男孩的理论很过硬，在这个时候，谁也甭想说服他。

大孝子苦笑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望了一



猪流感，让五家街和这座城市里的人暂时忘记了黑伞怪人。但是，那个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在苦苦追寻黑伞怪人的男孩却一直都没有忘记。

下天，像是跟另一个世界的父亲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他长叹一声，走了。在大孝子还没走远时，男孩对大孝子说：“我一定当一个好警察！”

大孝子又苦笑了一下。他的表情是不信任的。男孩看出来了，所以，他用朗诵课文的声调，大声喊道：“真的！”

.....

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在五家街上，又出现了别的黑伞，不管是晴天还是要下雨的阴天，也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黑伞在渐渐增多。白伞蓝伞粉伞都是人们容易接受的伞的颜色，可五家街的人们单单选择了黑伞，抛弃了那些颜色温和的伞。

黑伞也会传染吗？

这些黑伞在五家街流动着，像水一样淌出五家街窄窄的巷口，流到了大街上。这样一来，想找到手执黑伞的那个怪人，更是难上加难了。

那时，全球都在流行猪流感，一个星期有一万人住进医院，有三百人不治身亡。猪流感的传染性极强，所有的抗菌素对猪流感都毫无作用，反而会使细菌更加活跃，可以说一旦患上，无药可医。最紧张的是各个国家的卫生组织，它们火急火燎地启动应急措施，以抵御猪流感在全球肆无忌惮地蔓延。

猪流感，让五家街和这座城市里的人暂时忘记了黑伞怪人。但是，那个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在苦苦追寻黑伞怪人的男孩却一直都没有忘记。

chapter 2

头上长包的故事

“万礞礞！这两天你上哪里去了？上次是妈妈病了，上上次是奶奶病了，这次是谁病了？前几次的病假条是你仿造你爸爸的笔迹写的吧？你聪明啊？你胆大啊？你敢作敢为啊？我现在怀疑一件事情，地球上的猪流感是你制造出来的吧……”力大无穷的女老师贺美越说越气，她伸出粗胳膊，像吊车伸出长臂一样揪住万礞礞的衣领子，把他吊出了教室。两条腿乱蹬的万礞礞拼命想从巨型“吊车”下挣脱出来……在长长的走廊里，巨型“吊车”把万礞礞扔在了地上。

贺美老师原来是教体育的，再原来是专业练投掷的。她的铁饼和铅球都在这座城里拿过很好的名次，铅球成绩尤其出色，至今无人能破她的纪录。校长把她安排在这个全校最差的五年级十二班当班主任，是觉得她最合适不过了。她有一个强硬的腰板和一双粗壮的胳膊。校长感叹道：“面对最差劲的孩

子，老师的嘴巴有时候会显得很无力，强大的肌肉力量反而能起到震慑作用！贺美老师，这个最让我头疼的班就交给你了！”

贺美老师对校长说：“对我来说，孩子和铅球是一样的！”

这句话成为贺美老师治理五年级十二班的宣言。

“你在走廊里好好想想吧，想想你犯了几条错误，想好了，就喊‘报告’；想不好，就接着想，一直到你想明白为止！”

贺美老师回到教室里讲课时，耳朵一直像动物一样竖着，想听见万礞礞喊“报告”的声音。但是，快下课了，她还没听见报告声，她沉不住气了，气咻咻地拉开教室的门，却看见万礞礞坐在走廊的地上睡着了。

“万礞礞！”贺美老师大叫了一声。

万礞礞没醒。在贺美老师看来，万礞礞这是在蔑视自己的喊声。

所有同学都看见睡梦中的万礞礞又被贺美老师粗壮的“吊车”长臂高高地吊起来了，这一次，教室里的同学们谁都猜不出，也不可能猜得出，大“吊车”会把万礞礞扔到哪里……

万礞礞的眼神里竟然没有恐惧，他像是不在乎，因为，他根本就没醒过来。他只觉得自己在白天的梦里两只脚奇迹般离开了地面，耳边有风声刮过。他渴望离开地面越高越好，他可以看清楚五家街和城市的所有街道，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没有踪影的黑伞怪人找出来……而且，他真的看见了黑伞怪人，他大



叫一声：“啊！”随即，他就从空中直直地掉了下来……

万礮礮终于醒了过来，白天的这一觉，他睡得惊心动魄。醒来后，他先看见的是贺美老师那张大脸，然后，他用手摸到了自己头上一个圆溜溜的大肉包。他想问自己头上为什么凭空长出一个肉包来，却看见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看见有人诡秘地笑，万礮礮就觉得自己头上的包一定跟贺美老师有关系。看着贺美老师和她那粗壮的胳膊，他头上的包开始真实地疼起来。他发现自己是坐在地上的，脸部的前面紧挨着自己课桌的腿。他恍惚记得自己是在走廊里睡着了，睁开眼时，就到了自己的课桌底下，头上没播种子没施肥，竟然长出了一个大肉包。

“我头上的肉包哪里来的？”万礮礮用眼睛问贺美老师。

贺美老师搞懂了万礮礮的眼神，但是她不回答，而是给万礮礮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站起来，给你爸爸打一个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学校，我有话跟他说。去！马上给你爸爸打电话！”

万礮礮心里的关于头上大包的问题被贺老师的话砸瘪了，眼神也萎靡下去，不敢死盯着贺美老师的大脸了。

“不敢给你爸爸打电话？”贺美老师指着课桌底下的万礮礮问。她像是和万礮礮在打一种对抗性很强的游戏，她已经胜券在握，却不肯放过对方。

“打啊！”贺美老师不想放过万礮礮，又逼了他一句。

万礮礮把头垂下去，他已经忘记自己头上的肉包了。他不敢给爸爸打电话，贺美老师心里也知道这是万礮礮的软肋，她